

网站导航

- ▶ 通知公告
- ▶ 文章首发
- ▶ 中心动态
- ▶ 学术交流
- ▶ 研究成果
- ▶ 学界视野
- ▶ 考古发现
- ▶ 研究资料
- ▶ 在线视频

搜索

关键字:

搜索

搜索帮助

学界视野

您的位置：首页 >> 学界视野

楚簡秦溪、章華台略議

作者：荆楚文化网

楚簡秦溪、章華台略議

——讀清華簡《楚居》劄記之二

黃錫全

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

（首發）

清華簡《楚居》簡12-13:

至靈（靈）王自為郢遷（徙）居秦溪之上，以為尻（處）于章[華之台]。競（景）坪（平）王即立（位），猷（猶）居秦溪之上。至郢（昭）王自秦溪之上遷（徙）居媯=郢=，遷（徙）居鶻=郢=（鄂郢，鄂郢），遷（徙）袁（襲）為郢。盍（闔）虜（廬）內（入）郢，女（焉）復遷（徙）居秦溪=之=上=（秦溪之上，秦溪之上），復遷（徙）袁（襲）媯（媯）郢。

從《楚居》簡文得悉，楚國的靈王、平王、昭王均駐蹕過“秦溪之上”，是楚國王居的一處重要地點，其間還經歷了“吳師入郢”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。因此，確定“秦溪”的地點，對於理解相關問題非常重要。

簡文中的“秦溪”，整理者認為即《左傳》之“乾溪”，在今安徽亳縣東南七十裡的城父村。[1]學界多無異詞。6月下旬，清華大學在北京達園賓館舉行討論清華楚簡的國際會議，李守奎先生提交了《論清華簡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與昭王歸隨》一文。他據即將公佈的清華簡《系年》中“夫差”作“夫秦”例證，以及記有“昭王歸隨”，認為“秦溪”就是“澇水”，為澇水支流，在今湖北省隨州市西北，與史書中的“乾溪”不是一地，[2]引起與會學者的關注。因筆者在考慮楚武王、文王所都之疆郢、兔郢、為郢時，[3]也考慮過“秦溪”與“乾溪”的關係及地點，以及章華台等問題，頗為注意並提問請教。會後也見有學者撰文討論並引發議論[4]。

李守奎先生根據新材料立論，言之成理，可成一家之言。但這個問題似乎還有討論的空間，故將一點淺見簡要發表，聊供大家討論、參考。

我基本傾向《楚居》秦溪與安徽乾溪不是一地的意見，但“秦溪”可讀“乾溪”。“秦溪”與“章華台”並稱，其地當在西漢華容縣境。具體理由如下：

一，“秦溪”可讀“乾溪”

李文稱：“秦溪讀為乾溪語音上並沒有足夠的證據”。王偉則認為“秦、乾通假在語音上沒有問題，但文獻中卻無二字通假的實例”。二位所述意見大同小異，二字相通的確缺少足夠的證據，但並不一定不能通假。秦，從母真部。乾，群母元部。二字讀音較近。如身與乾。身，書母真部。乾，群母元部。晉與箭。晉，精母真部。箭，精母元部。[5]《詩·衛風·芄蘭》“垂帶悸兮”，《釋文》引《韓詩》悸作萃。悸，群母質部。萃，從母物部。[6]古文字中可通而傳世文獻無直通之例者時有所見，明顯例證就是李文披露清華簡《系年》的“夫秦”，因文例就是“夫差”，秦與差通假。可是，此前於文獻中“差”與“秦”二字直通之例似乎未見。又如郭店楚簡《語叢一》色字作𠄎，從頁矣聲。色，生母職部。矣，匣母之部。色字作𠄎似乎也不見以前文獻。他如閑與班、畔與破、板與鞭、天與殄等。[7]上博藏《戰國楚竹書七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之簡9“先君靈王乾溪云爾”，[8]或以為這個“乾溪”當與清華簡《楚居》簡12“秦溪”為一個地名。[9]目前出土的文獻還有限，有些音近可通而文獻無直通之例者將會逐漸得到佐證。

靈王“居秦溪之上，以為尻（處）于章[華之台]”，“秦溪”與“章華台”並提，二地應相距不遠。

二，“澆水之上”離隨都太近

澆水為澗水支流，在隨都西北，接唐縣界。澆水之上，即在澆水上游。據石泉先生考證，隨國都城當在今隨州市西北、澆水東岸的安居店北。[10]同在今澗水支流澆水的東西兩邊，楚、隨兩國建立對峙的王都（居），恐怕不一定是合適的選擇，估計隨國不會熟視無睹，楚君也未必感到安穩。唐國地望，流行說法在今隨州市西北八九十裡的唐縣鎮一帶，即便如石泉先生認為在今河南省唐河縣南境，澆水之上離唐國也不太遠。吳師入郢時唐是吳的幫兇。楚昭王輾轉入隨是希望得到隨的保護，況且吳追捕昭王已到達隨都，澆水就在吳人眼皮底下，昭王如離開隨的保護而居住澆水之上，吳人、唐人豈能放過？另外，澆水之上靈王時是否一定屬楚之領土，也是個疑問。

靈王建造一座章華台已是勞民傷財，眾叛親離，以至亡命，似不大可能在湖北潛江、安徽亳縣之外的隨國澆水上游一帶又建造章華台。倘若是一般的高臺而假託其名，估計好面子的靈王在世之時似乎也不大可能。“秦溪之上”歷經靈、平、昭三王居住，延續時間較長，絕不是隨便停留駐蹕的一般之地。靈王“居秦溪之上，以為尻（處）于章[華之台]”，表明秦溪與赫赫有名的章華台有密切關係，其地當距章華台不遠。

三，《楚居》之章華台應在漢華容縣境，與秦溪相距不遠

《楚居》整理者云：（注57）“章華之台，其位置有異說。三國以前舊說皆云在乾溪，《公羊傳》昭公十三年、陸賈《新語·懷慮》等皆稱之為乾溪之台，即在今安徽亳州市東南，《後漢書·郡國志》：‘汝南郡：城父故屬沛，春秋時曰夷，有章華台。’到晉杜預為《左傳》昭公七年作注始言‘章台，南郡華容縣’、‘台今在華容城內’，即今湖北潛江市境，詳見俞正燮《癸巳類稿》卷二《章華台考》（《俞正燮全集》壹，黃山書社，二〇〇五年，第八四-八六頁），本篇簡文與前說相合。”

李守奎先生提交研討會論文云：“在《楚居》整理報告撰寫過程中，李學勤先生曾經提示筆者，秦溪之上會不會不是乾溪，有沒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地方？由於當時研究不夠深入，就沒能給出一個新的說法。現在看來，把秦溪之上說成是乾溪，理由薄弱，矛盾很多。”李學勤先生的意見就目前所見材料而言是值得重視的，故李守奎先生根據有關材料提出了秦溪即澆水的新見解。

我們傾向秦溪不在安徽乾溪的意見，但不一定在隨州澆水。秦溪與章華台有關，章華台在潛江龍灣，秦溪應與之相距不遠。

《楚居》所記“靈王自為郢徙居秦溪之上，以為尻（處）于章[華之台]”，與莊王自樊郢“徙居同宮之北，若敖起禍、焉徙居蒸之野”，惠王“徙襲淋郢，改爲之玄（焉）曰肥遺、以為尻（處）於栢溝”，簡王“王太子以邦居郢郢、以為尻（處）於餓郢”類似。是秦溪之上、章華之台、同宮之北、蒸之野、栢溝等不稱郢，它們當是比較特殊之地，如風景優美，建築特別，特殊紀念之類。報告注釋57認為

“簡文‘徙居’與‘為尻（處）’相對”，這種理解恐怕與文意不符。三見“以為”當是虛詞複語。如裴學海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“凡連言‘以為’者，皆是複語。‘以’亦‘為’也。”似為“因此”、“所以”之意。[11]“徙居某地”，“以為尻（處）於某處”，表達的似是兩者之間具有進一層的關係，即二者相距不遠。靈王居秦溪之上，“以為”處於章華之台，表明秦溪與章華台相距不遠。惠王徙襲淋郢（後改曰肥遺郢），“以為處於梧溝”，表明梧溝與淋郢或肥遺郢相距不遠。簡王太子以邦居朋郢，“以為尻（處）於戩郢”，透露出戩郢與鄒郢也相距不遠。[12]楚地名章華台者主要有五處：一在漢華容縣，二在安徽亳縣城父，三在河南商水縣西南古汝陽城內，四在湖北沙市豫章台、章華寺，五在湖北監利。商水的章華台，是楚頃襄王遷至陳後所建，比靈王晚200多年。沙市豫章台、章華寺是後世紀念性建築；監利縣西北天竺山，考古調查為漢代遺址；只有華容章華台與城父縣乾溪台或章華台為靈王所建。[13]我們傾向靈王繼位後開始興建、六年“落成”的章華台在漢華容縣境。[14]

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靈王“及即位，為章華之宮。”靈王六年“楚子成章華之台，願為諸侯落之。”杜預注：“台今在華容城內。”楊伯峻注：“《文選·東京賦》薛綜注謂章華之台在乾溪，俞正燮《癸巳類稿·章華台考》力主此說。然乾溪在今安徽亳縣東南，離楚都太遠，恐不確。依杜注及宋範致明《嶽陽風土記》，章華宮當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離湖上。”

沈括《夢溪筆談》卷四：“薛綜注張衡《東京賦》引《左氏傳》乃云：‘楚子成章華之台於乾溪。’皆誤說也，《左傳》實無此文。章華與乾溪，無非一處。”

《水經·沔水注》：“楊水又東入華容縣，有靈溪水，西通赤湖水口，以下多湖，週五十裡，城下陂池，皆來會同。又有子胥瀆，蓋入郢所開也。水東入離湖，湖在縣東七十五裡，《國語》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，以象帝舜者也。湖側有章華台，台高十丈，基廣十五丈。”

漢南郡華容縣城，據杜注及《水經注》，地理學家譚其驥先生定於今潛江市西南龍灣鎮一帶。不久，在這兒發現了楚國春秋中期前後的大型宮殿遺址，規模宏大，故學術界多主張靈王的章華宮遺址在此，“落成”的章華台可能就是該遺址的放鷹台。[15]目前我們暫且傾向這種意見。

關於秦溪之確切地點，目前還難以確定，我們以為有兩種可能：一是《水經注》所記“湖側有章華台”的離湖，一是監利縣的乾溪或乾港湖。

秦與離讀音較近，或有可能假借。離，來母歌部。秦，從母真部。如前所述，真部與元部較近，文獻通假之例較多，歌元二部陰陽對轉。《說文》“紉，讀若攷”。典籍弛或作攷、矢。[16]引，喻母真部。矢，書母脂部。弛，審母歌部。是歌部、真部可通之證。《說文》：詎，“膽氣滿聲在人上。從言，自聲，讀若反目相睽”。段注：“蓋即元曲所用咱字。”桂馥《說文義證》：“睽當為覲，本書覲，內視也。”自，從母質部。來、睽，來母之部。[17]

《楚世家》“靈王饑於厘澤”。錢穆《史記地名考》疑厘澤即離湖，當在今監利縣西北。[18]厘，來母之部，與來母歌部的“離”音也相近。潛江西南與監利西北大致方位相同。

秦溪或作離湖、厘澤，一地異名者，古籍多見。如明諸，或作孟諸、望諸（《史記·夏本紀》索引）。冥阨，或稱黽阨、黽塞（《史記·楚世家·魏世家·蘇秦傳》）等。

二是監利縣有名乾溪、乾港湖者，如果名稱淵源有自，也可能與“秦溪”有關。

《水經·江水注》：江水“又東至華容縣西，夏水出焉。又東南當華容縣南，湧水出焉。”《左傳·莊公十八年》：“閭敖遊湧而逸。”杜注：“湧水在南郡華容縣。”楊伯峻注：“湧，據《水經·江水三注》及《方輿紀要》，即今湖北省監利縣東南俗名乾港湖者。”《名勝志》謂“湧水從乾溪中湧出，俗名乾港湖，在縣（全按：監利縣）西北四十裡。”（《方輿紀要》以為《名勝志》所云西北“似誤。”）如此，在監利縣東南或者西北有名乾溪或乾港湖者，與湧水有關。此地距潛江西南龍灣一帶之章華台不是太遠，估計風景也不錯，秦溪在此也不是沒有可能。今之監利，漢屬華容縣。這個問題還有待地理學家的確定。[19]

至於安徽亳縣乾溪的“乾溪之台”或者“章華台”，當如有的史學家所認為的，“楚人又追新，又懷舊，好以舊居名新居”。[20]是靈王最先在華容縣境修建章華台，後來在安徽亳縣又修了供楚王遊樂之台。因秦、乾讀音相近，秦溪也讀為乾溪。由於靈王相繼在兩地大興土木，勞民傷財，以至後人將靈王

與夏桀、商紂相提並論（如上博簡四《君人者何必安哉》）。如果嚴格區別，漢華容縣境者稱秦溪、章華台，亳縣者為乾溪、乾溪之台。

“秦溪”與章華台相距較近，不大可能“秦溪”在“澇水”而章華台在潛江龍灣。也不大可能秦溪在安徽亳縣而章華台在湖北潛江。否則，靈王“居秦溪之上，以為尻（處）于章[華之台]”，相距就太遠了。

下列一條材料似可佐證秦溪或乾溪在漢華容境。

《左傳·昭公十三年》記述楚靈王樂在乾溪，聞群公子之死，“王沿夏，將欲入郢”。

杜注：“夏，漢別名。順流為沿。順漢水南至郢。”其實，這個注解似是而非。楚人稱漢稱夏有別。如鄂君啟舟節“逾漢就郢，逾夏入郢（澗）”，漢指漢水，夏指夏水。據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、《水經·夏水注》，夏水上自原江陵東南受江水，經華容縣在云杜縣入漢，以下漢水也稱夏水。也就是說，夏水分兩段，一段是從原江陵到漢云杜縣之夏水，一是與漢水匯合後東流之漢水也稱夏水。

《史記·楚世家》：靈王“乘舟將欲入郢”。《正義》按：“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郢也。”《左傳》云“王沿夏將欲入郢”是也。

《正義》認為夏指夏水是對的，以為是“夏口”可能有誤。夏當指長江北之夏水。夏水自西往東流為順水，故靈王欲沿夏水入漢再至郢。但靈王有這個打算而未去成，原因是遭到令尹子革的反對，而子革又棄王而去，結果靈王成了“孤家寡人”，以至饑餓難忍，死於途中。如《韓非子·十過》：“靈王南遊，群臣從而劫之，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。”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“靈王作章華之台，發乾溪之役，外內搔動，百姓罷敝，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，百姓放臂而去之，餓於乾溪，食莽飲水，枕塊而死。”。文獻記述內容大同小異，似說明靈王未離開乾溪，或者未走多遠。乾溪的人員都跑掉了，原因是“觀從從師於乾溪”，煽動蠱惑“先歸復爵邑田室，後者遷之。楚眾皆潰”（《楚世家》）。此時靈王在夏水附近的乾溪或秦溪之上，離楚都不遠，故靈王欲至郢。若是在安徽亳縣得悉消息立即回楚都，路途太遠，似乎不現實，所以楊伯峻先生認為“乾溪在今安徽亳縣東南，離楚都太遠，恐不確”，是有道理的。

至於“吳師入郢”、昭王至隨的史實、路線等問題，情況複雜，還涉及到當時郢都的確定，需要進一步討論。讀者可參考石泉、喻宗漢先生的論著（意見各有不同）。[21]吳師長途跋涉，以少勝多，肯定採取避實就虛、兵分幾路、出奇制勝、速戰速決等戰略戰術。吳師表面似乎從“方城”一帶入境，實際戰況可能不會如此簡單。

關於潛江龍灣黃羅崗城址，因為過去沒有《楚居》這樣明確諸王所居的材料，我們曾根據沙市秦簡記述這一地帶有地名“尋平”，推測該城址或有可能為“尋郢”。[22]現在看來，這個問題需要重新審視，也有待科學發掘城址後的最後確定。即便此城不是尋郢，或者沒有利用此城作為尋郢，我們仍傾向“尋郢”當在漢竟陵、江陵、華容之間的範圍內尋求。

注 釋：

[1]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0年。

[2]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《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〉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》，2011年6月。

[3] 黃錫全《楚武王“郢”都初探》，初稿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年5月31日，內容提要提交討論會，編入《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〉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》，2011年6月。

[4] 王偉《由清華簡〈楚居〉“秦溪之上”說起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7月8日。

[5] 可參考高亨纂注《古字通假會典》84、196頁，齊魯書社，1989年7月。

[6] 可參考黃焯《古今聲類通轉表》13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6月。解釋可參馬瑞辰《毛詩傳箋

通釋》217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本。

[7] 可參考白於藍編著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6、27、300、327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1月。

[8] 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12月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《上博七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校讀，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2月31日。對於此句“云爾”理解的不同意見，可參考史傑鵬文所引，見武大簡帛網2009年5月29日。

[9] 吉大博士研究生張峰《由〈上博（八）·李頌〉簡1再看楚簡中的“寒”》，武大簡帛網2011年7月22日。

[10] 石泉《古代荊楚地理新探》92、96頁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88年10月。

[11] 裴學海《古書虛字集釋》15、112頁，中華書局1980年8月版；也可參考參楊伯峻《古漢語虛詞》265頁，中華書局1983年1月版。

[12] 簡文“郢”距安陸不遠，我們釋讀為軫郢，在湖北應城縣西，見黃錫全《長江中游楚都“郢”試探》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《長江文明》第一輯，2008年6月。至於“郢”，擬另撰文討論。

[13] 可參考湖北省考古學會編：《楚章華台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37/80/85/114等頁方酉生、羅仲全論